

逛庙会、品非遗、猜灯谜、 元宵节，满城欢乐



市民在武广西站快闪合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 株洲日报社视觉视频组供图



市民在美的时代广场表演抖空竹 记者 谢慧 摄



石峰区清水塘广场,市民在元宵节活动现场参与活动 通讯员 廖婕 供图



锣鼓敲起来、雄狮舞起来、灯谜猜起来、游园逛起来、快闪动起来、群众嗨起来……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,是中国春节年俗中最后一个重要节令。为庆祝这一传统节日,昨日,我市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。

聂方红、杨胜跃、周雪辉等市领导参与了元宵佳节期间部分文体活动。

品美食、玩手工,非遗项目受热捧

在天元区神农城日丰庭,醴陵腊肉、益阳羞山官厅面等特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;青山大筒、手工漆画等传统手工制作艺术品珍奇精美。其中,色彩斑斓又富有古韵古风的油纸伞最受顾客欢迎。“我们是特意从衡阳南岳赶来参加这个庙会的,两个多小时就卖出去80多把。”摊主乐呵呵地说。

“大家一起看他笑”打一个中国地名,快想想是什么?“对啦!是齐齐哈尔。”在文化园,市博物馆、市图书馆里挂满了灯谜,芦淞区的璐璐小朋友和爷爷逛了1个多小时,答对10来个灯谜,获得了满满一袋小礼品。

而市文化馆则特意邀请刘金莲剪纸传承人龙佳、李智慧以及百井剪纸传承人周建红,现场指导市民剪纸,还有醴陵釉下五彩瓷非遗传承人申彬老师表演陶瓷拉坯工艺制作。

民俗戏曲大观园,传承浓情中国年

“东也是灯、西也是灯、南也是灯、北也是灯……正哪月十呀五闹元宵呀呀子哟。”昨日下午,在天元区美的时代广场会场,黄梅戏《夫妻观灯》正在上演。“观灯调”的正格,热闹喜庆;而戏剧人物王小六夫妻出门后,人声和锣鼓交替进行,好似一问一答,轻松诙谐,吸引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。

这时潇湘越色戏剧志愿者协会会长佟妮告诉记者,该协会是我市戏剧爱好者自发组成的团体。为了参加今年元宵佳节戏曲大观园活动,她们在过年期间加紧排练,带来了包括花鼓戏、黄梅戏、越剧、京剧等10来个传统戏剧形式的剧目。

株洲西站800人“快闪”歌颂祖国

昨日下午3点半,乘坐株洲西站G9649次的旅客陆续到站候车。今年春运,该趟列车成为株洲西站建以来的首趟始发,并创下了日发送1200人次的单次列车最大客流量。

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胜利歌声多么响亮。”突然传来的脆亮童声让旅客停下了脚步,寻声而望,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小女孩大声歌唱着。紧接着,市戏剧传承中心的乐手和本土音乐人,使用小提琴、萨克斯、吉他等乐器,一起奏响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歌唱祖国》《动力之都》的乐章,周围群众纷纷上前或围观,或参与歌唱,或和着节奏拍手,或挥动手中的五星红旗,或拿出手机记录美好时刻……

上述“快闪”活动的参与者中,有铁路工人、有旅客;有孩子、有老人;有株洲籍音乐人、也有株洲动力产业的工人,现场共800余人参与。



渌口区元宵喜乐会舞龙现场 株洲日报社视觉视频组供图



请扫码观看2019“福满株洲”欢庆元宵视频
摄像/谭浩瀚 谭清云
刘震 易翔 剪辑/唐剑华

蚂蚁角武

□ 聂鑫森

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写过一篇小品文《斗蚁》,说的是蓄蚁相斗的奇事。“尝过西山,见儿童取松间大蚁,剪去头上双须,彼此斗咬,至死不休。问之,则曰:‘蚁以须为眼,凡行动之时,先以须左右审视,然后疾趋。一缺其须,即不能行。既愤不见,因以死斗。’试之良然。余谓蚁以须视,古未前闻,且蚁未尝无目,必待须而行,亦异事也。识之以俟博物者。”

袁宏道记叙了斗蚁奇观,也纠正了蚁以须为眼的说法,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在民间曾流行斗蚁这种游戏。

驯蚁以斗,到底始于何时,已难考证。但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,记载在北宋京城汴梁城“京瓦伎艺”中,有名叫刘百禽的民间艺人,专门以“教虫蚁”而声名远扬。在另一本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里,说当时在庙会前面的大教场内,有“赛诸般花虫蚁”的节目表演。《武林旧事》中记载一些著名艺人赵十一郎、赵十三郎等,应诏去宫廷表演“教飞禽虫蚁”,这些节目有“追呼蝼蚁”、“蚂蚁斗阵”及其他。

到了明代,杭州城出现了“蚂蚁角武”这个节目,应该是宋代“蚂蚁斗阵”的延续与发展。蚂蚁分为两队,一队为黄蚁,一队为黑蚁,相对而立,威威武武,整装待发。每队由一只大蚁作首领,身上插着一面极小的旗帜。当艺人击过一通鼓,“角武”拉开序幕,双方冲上前拼杀;击三通鼓两队蚂蚁重新集结队形;击三通鼓,各自收兵回营。

在清代,“玩蛇卖药,蚂蚁排阵,黄雀算命,蜡嘴鸟追飞弹,以及耍耗子等,都是流动作艺的常见节目……”(傅起凤、傅腾龙《中国杂技》)

清人袁枚所著《子不语》一书中,也描写了神奇的蚁戏:“其法,张红白二旗,各长尺许,乞人倾其筒,红白蚁乱走柜上。乞人扇以红旗,曰:‘归队。’红蚁排作一行。乞人扇以白旗,曰:‘归队。’白蚁排作一行。乞人又以双旗互扇,喝曰:‘穿阵走!’红白蚁遂穿杂而行,左旋右转,行不乱步。行数匝,以筒接之,仍蠕蠕然各入筒矣。”

《清稗类钞》以生动的笔触,记叙了“蚁战”的壮观:艺人打开两支竹管上的塞子,把竹管分放在东西两端,然后以手指轻弹管口,红、白蚂蚁立即倾巢而出,按先后次序,在各自的旗帜下,排成战斗队形,如战阵然。接着艺人拿出黄旗挥动,红、白蚂蚁立即勇猛地对方扑去,一场混战开始了。神奇的是,这些红、白蚂蚁,各找对手,捉队拼搏,盘旋有致,进退有度。尔后,其中一队败退,得胜方作追击之状,欲尽歼残敌。艺人立即把黄旗摆了摆,胜方令行即止,马上收兵,任败方拥拥挤回到自己的竹管中去。

驯蚁和驯其它动物一样,多是利用条件反射的原理。当然,古代的艺人并没有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,无非是靠长期的摸索与总结,往往对外人守口如瓶,因为这是他们求生的方法。

在现代生活中,这种蚁戏已经绝迹了,我们只能从古人的文字中,去欣赏这种绝妙的玩意。

作者简介

聂鑫森 中国作协会员、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过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、诗集、散文随笔集、文化专著共四十余部。曾获“庄重文文学奖”、“湖南文学奖”、“毛泽东文学奖”、“金盾文学奖”、《小说月报》第十一、十二届“百花奖”、第三届“小小小说金麻雀奖”、首届《短篇小说》“吴承恩文艺奖”、首届《小说选刊》“蒲松龄小小小说奖”等多个奖项。

渌江河的暖冬

□ 欧宜准



▲醴陵市渌江河畔风景(资料图)

一阵冬雨过后,竟然又见到了“万物复苏、晴空万里”的天气了。这也许也是南方比起北方又一个有趣的地方吧。虽然在醴陵看不到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的壮观冬景,但是在冬日里能感受几分春意,也是别有一番乐趣。

午睡醒来,仿佛见到“春和景明”的景色,想到了渌江河的暖阳,不禁心驰神往,决定独往渌江河畔。

到了河畔,寻一块草坪坐下。约是三四点的光景,日已略偏西南,河畔聚集了不少行人。有热恋中的情侣,有花甲古稀的老人,有父母携着孩子亲近自然,当然也少不了像我一样独身来晒太阳的人,在醴陵的阴雨里待久了,出来蒸腾出身上的潮气,闻一闻太阳的味道。

我躺在草地上,整个身体看起来就像一个拉长的“大”字。全身的每一寸皮肤、每一个毛孔都用它们最大的功率吸收着阳光。我像一颗干瘪的种子拼命地吸收着水分,像饿极了的婴儿贪婪地吮吸着母乳。

我像是一个活在夜里的人,忽然来到这白日下行走,惊叹于自然的伟大与无私,将阳光如此珍贵美妙的东西赠与人类。此时此刻,恨不得拿出乾坤袋将阳光打包封藏,寄一份给父母,寄一份给朋友,留一份给以后心情不好的自己。

看着这渌江河两岸醉人的风景,我彻底被陶醉了!河水是翠绿的,像祖母指上的翡翠,似祖父手中的酒杯,如春日河畔的柳叶。远处,河水里散游着几只野鸭,它们悠闲地缓缓游着。柳树和风达到了一个奇妙的平衡,那是自然的协调。

河畔,一对情侣依偎在一起,你依我依,说着两人的悄悄话。那边一群男女围坐在一起,少年意气,衣襟飘飘,谈吐间风云激荡,江山万里。头发花白的老爷子坐在一块向阳的石头上,捶打双腿。

最有趣的,就属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,或在草坪上打滚儿,或坐在草坪上大口地吃着美味。还有那个平头的小男孩儿,竖起了一双小耳朵,循着草中叫声的源头,抓着受惊的虫儿。天空中的玩具飞机飞得好高,不同于我小时候的纸飞机,如今已是塑胶模型了,飞得更高更稳,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。

当然他们都不知道,不远处还有一个我,拿着手机,在拍摄着暖阳下的风景。阳光从树叶间隙洒出,于地上投出斑驳的剪影。他们的出场让这个午后的渌江河更加有活力,更加温暖。

趁着这大好时光,小憩于河畔,清风入梦,草香醉人,阳光亲切地为我加上被子,小草是最柔软的枕头,梦里依然是暖阳中的渌江河畔……

作者简介

欧宜准 1989年生,湖南醴陵人,株洲市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飞天》《湖南文学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检察文学》《西北军事文学》《青年作家》等重点期刊。